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军事战略运筹要坚持底线思维

■梁敏 杨胜利

引言

底线思维指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是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思想方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各种挑战层出不穷。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军事手段始终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保底手段。军事战略运筹要坚持底线思维,从最复杂最困难处对战争或其他全局性重大问题的方针和策略进行筹划。坚持底线思维就是坚持防患未然、深谋远虑的战略警醒,就是坚持化危为机、守底探高的辩证能动,从而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效能。

通晓坚持底线思维的时代意义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掌握主动权”。底线思维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传统、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

文化传承的应有之义。底线思维具有的前瞻性忧患意识,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孔子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讲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都强调增强忧患意识,是对生存底线的警觉和守护底线的自觉。习主席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中提到的“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于安思危,于治虑乱”等,也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内含的居安思危思想。这份忧患之心内生于中华民族与生死危难作艰苦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并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发展,底线思维便是集中表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诞生,在艰辛磨难中成长,在战胜挑战中壮大,已然将忧患意识内化为鲜明品格。我们在军事战略运筹时坚持底线思维,就是对居安思危战略传统文化的现实反映、表现为及时调整军事战略,积极化解战略压力和风险,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营造有利内外环境。

战略指导的科学结晶。坚持底线思维是我们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思想方法,与直面问题的忧患意识、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紧密相关。我们党从斗争实践的惨痛教训和宝贵经验中形成了这种从最困难最复杂情况出发作决策的优良传统,并不断加以发展和运用。党在总结“左”倾路线的错误时指出,错误之一是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方面“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

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情况”,这从失败教训中体现出我们党对底线思维的深刻认识。党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要求“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由此,根据地想方设法打破敌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封锁,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还发展壮大自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要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积极作为、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成功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战略谋划的现实需要。坚持底线思维是把握战略环境变化、得出客观战略判断和作出科学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我们必须强化危机意识,科学谋划军事战略,随时准备打仗,立足现有条件打仗,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有力慑止战争,坚决打赢战争。习主席在视察军委联合战训指挥中心时曾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危机意识,担起历史重任,适应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抓住和用好国防和军队改革这个历史性机遇,努力构建适应打赢信息化战争、能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在军事战略运筹时坚持底线思维着眼于做最坏准备,考虑各方面可能发生的战争风险,客观设定红线底线,做好多手应对准备,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深、想细、想全,做到谋定而后动,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

厘清坚持底线思维的战略意蕴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底线”是指主体可以承受的阈值下限,也指设定的最低目标和基本要求。底线思维通常以发现可能的最坏结果为逻辑起点,

以防止最坏结果发生为着力重点。它既是目标底线,也是行为底线,是目标底线和行为底线普遍联系在一起而共同发力的有机统一体。坚持底线思维要求我们进行军事战略谋划时,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

底线思维需要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战略视野。站在战略视角是从长远看当前、从全局看局部、从整体看部分,占据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制高点,是一种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视野格局,注重长远性和全局性,便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谋划军事战略问题更要从战略视角分析和把握。坚持底线思维即具有这种前瞻性和全局性的战略视野,从维护国家安全全局和整体利益着眼,依照政治要求拟定战略目标底线或临界线,预想矛盾困难,根据军事战略环境和形势发展需要作出战略决策,并将目标底线转化为战略实施的底线,争取在行动层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底线思维蕴含化危为机、守底探高的辩证逻辑。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的矛盾运动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强调以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认为事物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底线就是事物发生变化的临界线。此外,唯物辩证法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积极争取达到“高线”。底线思维就是这种具有客观性、预见性和能动性的思维,要发展地全面地分析军事战略由量变到质变的底线,预测最坏可能性,随着形势的发展调整底线,通过采取战略措施手段主动避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同时积极主动向上谋划争取更高的战略目标,做到“有守”与“有为”的有机统一。

底线思维讲究遵循规律、精准谋划的科学方法。贯彻科学方法就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以客观规律为依据,遵循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如果把认识和改造世界比作过河,方法就是过河的桥和船。方法的科学性关系过河成效。底线思维就采用了这种尊重规律、严密论证、精准谋划、合理决策的科学方法。坚持底线思维建立在客观分析判断形势,按规律预测矛盾困难并划出底线目标,针对性精准谋划决策的基础上。我们运筹军事战略要尊重战争规律,科学论证和高度关注哪些因素可能使我军丧失战略主动,哪些因素可能根本影响我军打赢能力,

着力提高战略决策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明晰坚持底线思维的实践要求

底线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方法,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制胜智慧,还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思想结晶,更是习近平强军思想蕴含的重要思维方式。坚持底线思维体现着鲜明的实践意蕴。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在军事战略实践中运用底线思维,直面问题和风险挑战,坚持居安思危、树立战略意识,发挥主观能动性。

坚持居安思危。毛泽东同志说过,“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底线思维的本质,也为我们指明了在军事战略谋划上运用底线思维必须具备的危机意识及其基本要求。在军事战略谋划上坚持底线思维,具体地说,首先是识别风险,明确底线是前提;其次是防范风险,守住底线是关键;最后是转危为机,高于底线是重点。

树立战略意识。运用底线思维要求我们树立战略意识。在谋划战略时,必须把底线放到战略全局当中去考虑。战略筹划和指导必须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从全局高度思考问题,善于敏锐地察觉到对全局发展变化有重大影响的新情况,把握战略重心,重点关注战略重点地区和主要战略方向。树立战略意识,要妥善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局部必须服从全局,全局必须照顾局部。二是长远与眼前的关系,眼前是现实的,长远是根本的,二者相互影响辩证统一,必须避免盲目追求眼前、局部利益而损害长远、全局利益。

发挥主观能动。底线思维不是消极被动的思维,而是积极主动的思维。换言之,底线思维并非单纯强调守底线、保底线,而是在力避发生负向质变的基础上把握主动,是站在底线向上发展的思维。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以主动意识处理好“守底”与“登顶”的关系,正所谓“守乎其低而得乎其高”,没有向上“登顶”的实践追求,“守底”就变成了停滞不前。战略谋划要在确保最低战略目标“守底”支撑下,增强军事战略指导的主动性进取性,在战略博弈中取得战略主动,不断向上“登顶”。

群策集

战争之变呼唤指挥创新,科技之变支撑指挥发展。随着现代战争系统的日趋复杂、高新技术的深度耦合,传统作战指挥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只有适应这种指挥变革,才能更好地提升指挥效能,切实掌握战场主动权。

战场态势自主感知。随着侦察技术的发展和侦察体系的完善,强大的信息获取与传统的情报处理能力“倒挂”,给战场蒙上了新的“迷雾”,加之虚假、碎片信息混淆视听,容易使指挥人员在“自我纠缠”中分散精力、误判态势。据统计,美军1架“捕食者”无人机1天获取的数据信息就需要近20名情报人员来分析处理。未来作战情报保障必须实现自主感知态势、智能处理信息。智能系统运用数据处理技术对语音、图像、视频信息进行自主识别,从海量非结构性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对高价值目标或时效目标进行“触发式”报警;运用算法技术从历史数据中挖掘规律,对比当前搜集的情报信息,有效辨别情报真伪,预判敌方行动趋势;按照需求主导的原则,将情报自主精准推送用户。

指挥机构虚拟分散。指挥机构是组织实施作战活动的中枢,也是对抗双方首先进攻对象。传统指挥机构空间位置相对固定,上下层级职责界面清晰,指挥信息串联流动,任何一级指挥机构遭受破坏,将瘫痪整个指挥体系。未来作战指挥机构基于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网状构建,个体形态由“依车建所”分散为“一人一终端”,信息流转由“逐级传递”升级为“同步按需发布”,不同层级指挥机构、指挥人员可根据战场态势变化灵活授权甚至转移指挥权,指挥机构的功能分散配置在全网各节点,指挥体系无固定“中心”。特殊情况下,一线分队指挥员甚至可以直接融入战略指挥网,参与战略决策,申请战略资源,指挥效能更高、组织运行更活、生存能力更强。

指挥方式灵活赋权。现代联合作战体系庞大,参战力量要素多元、跨越联合协调复杂,指挥控制时效性强,传统的集中指挥严重制约决策效率。尤其是传统“由一线分队提出申请,再经过上级多级指挥机构向上申请,由战役指挥机构协调其他军兵种下达指令,而后逐级一线分队”的跨军兵种临机协同环节过多,回路过长,难免会面临指挥失能、指挥中断的风险。未来作战指挥信息系统向战术末端延伸部署,联合资源向交战一线下沉配置,将采取“多级同步掌握战场态势,联动进行任务规划、快速选定可用力量、自动生成行动计划,授权一线协调控制”的指挥新方式,尽可能赋予一线分队指挥员更多指挥权,既最大限度发挥各级主观能动性,又切实提高末端协同时效性。

指挥决策人机交互。现代战争筹划任务重、协调难度大,指挥作业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传统的人工决策方式已经难以应对。研究表明,以往战争运用手工作业时,指挥员需耗费85%的时间进行重复性、机械性的作战计算、决策互动,用于谋划作战问题的时间仅有15%;而利用基于网络的计算机辅助决策后,指挥员用于创

把握作战指挥模式新变化

■王健 董伟

造性思考的时间增加至85%。未来作战指挥决策必须大量融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人脑+外脑”深度融合,“定性+定量”优势互补,“艺术+科学”相辅相成的人机交互决策。智能系统基于打击平台的战术性能、当前状态,自主分配任务、规划路线、管控领域空域,最大限度承担计算任务;基于战场态势,自主拟制可供指挥员参考的处置方案。战略决策层位于“回路上”,控制“开关”;战役指挥层位于“回路中”,创造性构想作战场景、方案;战术行动层位于“回路下”,末端执行指令。

指挥运行联动实施。现代战争已经进入“秒杀”时代,“即侦即打”已经成为现实,“以快制慢”成为关键制胜机理。谁指挥循环快,谁就能占有主动权,控制作战节奏。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决策周期从二战时期的3天压缩至8小时,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中,美军作战杀伤链由1小时缩短至5分钟。传统的先筹划再指挥模式已经无法跟上对手决策速度,未来作战必须边筹划边指挥,以高效决策支撑高效行动。或可按照“作战筹划、行动控制、后台支撑”三大模块编组运行,筹划模块负责预判战场局势发展、筹划设计下步行动;控制模块负责调控作战行动、处置临机情况;支撑模块负责为筹划和控制两个模块提供情报、通信、后装等专业化保障。三大模块按作战流程、指挥流程并行作业、联动交互,最大限度压缩筹划决策到指挥控制的周期。

以过硬精神催生战斗力

■任培林

挑灯看剑

战斗精神始终是人民军队敢于逢敌亮剑的“精气神”,勇于攻坚克难的“动力源”。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战斗精神作为战斗力的“倍增器”和“催化劑”,作用于战场,更发源于实战。随着战争形态的加速演变和军事科技的创新迭代,我军所面对的战场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增强战斗精神必须在从难从严中砥砺强化,在严峻考验中夯实打牢。

坚持教育引导。心中有方向,眼中有目标,脚下有力量。增强战斗精神必须通过深入研训胜机理,深谋打赢实践,须深度挖掘官兵的内生动力,努力涵养根植血脉的家国情怀、全面强化枕戈待旦的打仗意识。坚持向战导向,一门心思向打仗聚焦用力,从备战工作、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日常管理等各方面,部队建设发展各领域牢牢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常态化开展马思主义唯一战争观和我军根本职能教育以及形势战备教育,紧紧围绕岗位需要、职责所系、使命所在,把道理讲透、事实讲清、迷雾廓清,切实树牢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增强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做好随时能打仗、打硬仗、打胜仗的准备。

坚持训练牵引。经风雨、见世面方可壮筋骨、长才干。大项演训任务、练兵比武竞赛是战斗精神培育的大平台和好机遇,更是检验训练质效、提振军心士气、赋能战斗精神的“磨刀石”“检验场”。聚焦使命练本领,立足岗位抓备战,有意识地在军事训练中突出战斗

精神强训,把练胆量、增信心、磨意志、强耐力等内容有机融入,着眼极端条件、突发状况设危局、加难局、做困局,在复杂环境中让官兵体验战争残酷性,经受战火磨砺,锻造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能力素质,帮助官兵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磨硬顽强意志,在风急浪高考验中锤炼血性胆魄,在复盘反思总结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比武赶超中练本领、强能力、提素质,进一步将战斗精神转化为胜战优势。

坚持研敌增智。现代战场,拼的是血性,比的是头脑,脖子以上的较量逐渐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流趋势。因此,必须通过深入研训胜机理,深谋打赢实践,须深度挖掘官兵的内生动力,努力涵养根植血脉的家国情怀、全面强化枕戈待旦的打仗意识。坚持向战导向,一门心思向打仗聚焦用力,从备战工作、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日常管理等各方面,部队建设发展各领域牢牢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常态化开展马思主义唯一战争观和我军根本职能教育以及形势战备教育,紧紧围绕岗位需要、职责所系、使命所在,把道理讲透、事实讲清、迷雾廓清,切实树牢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增强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做好随时能打仗、打硬仗、打胜仗的准备。

辩证把握以弱胜强的转化条件

■钱武军

定要基于对客观条件的正确把握,不然无异于“火中取栗”。

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强弱转化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事物的运动则离不开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所谓外部条件,是指事物所处环境的诸因素的综合;所谓内部条件,是指事物内部诸因素的综合。我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中“天时、地利”为外部条件,“人和”为内部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了强弱转化的内因和外因。从辩证法角度观之,外因是基础条件,而内因是核心因素。所以,历来兵家都重视内部条件的发挥,“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不被敌人战胜的关键在于自己,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外部条件影响,外部条件就像化学实验的“催化剂”一样,有的能够加速反应,有的能够抑制反应。为此,要想实现强弱转化,既要看到影响转化的内部条件是否成熟,又要看到影响转化的外部条件是否“给力”,不仅要着宏观上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以及国际形势,还要用微观视角看地形地貌、气象水文、民心士气等,整体分析,确保利于我不利于敌,有把握再出手。

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从对强弱转化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来讲,实现以弱胜强的条件又可分为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任何一事物运动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两者并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思考如何以弱胜强时既要想到有利条件,也要重视不利条件。抗日战争时期,苏中地区

因水系密布,日军经常利用汽轮对我进行袭扰,粟裕同志分析我木船轻转弯易,敌汽轮重转弯难是利条件,敌汽轮快我木船慢是不利条件,遂即主动改造水网地形,明暗结合、层层打坝,慢敌速度、限敌机动。这一方面创造性地转化并发挥了己方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又扩大了敌方不利条件。在以弱对强中,只有正确地认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客观地分析其对作战的影响,才能妥善地处理二者关系,找到以弱胜强的最优解。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也是随着作战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根据不同作战态势,经常分析敌我双方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这也带来了推动强弱转化过程中的主要条件和次要条件之分。主要条件就是在转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条件,次要条件就是在转化过程中起着一定影响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围绕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了军力强弱、国家大小、进步倒退、多助寡助等四个影响抗战胜负和久速的条件,并指出“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为此,前三项为基本因素就是主要条件,后一项为附随因素也就是次要条件。要想实现以弱胜强,需要在复杂的条件中,厘清主要条件和次要条件,紧

紧围绕主要条件来用力,才能真正找到以弱胜强的关键枢纽,切不可将二者主次颠倒。比如,在作战中不是想着如何通过军事训练、装备研发等增强己方的力量,而是想着如何依靠外部支援取得作战胜利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客观全面地分析认识并用好主要条件,才能正确地指导以弱胜强。

长效条件和短效条件。从对强弱转化所起效果的时间长短上,也可将条件分为长效条件和短效条件。长效条件,指的是在作战过程中能够自始至终起作用、决定作战结局的条件;短效条件,指的是在作战过程中能够起一时的、局部作用的条件。虽然短效条件是暂时的,但短期内作用是较大的,绝不可等闲视之。为此,在强弱转化过程中,指挥员需要辩证看待长效条件和短效条件,运用长效条件是基础,用好短效条件是关键,通过对短效条件的合理运用,能够加速以弱胜强的转化,这也正是人民战争伟力之所在。通过持续不断地运用人民的无穷力量这一长效条件,结合利用有优势的短效条件,形成局部优势,进而不断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将敌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指挥员需要在分析研判形势时,精准找到影响到以弱胜强的敌我双方长效条件,不断发挥己方长效条件效用、破坏敌方长效条件发挥,根据不同作战地域、作战阶段找到影响作战的短效条件,在防止己方短效条件被破坏的同时,限制敌方短效条件运用,确保转化的正确走向。

谈兵论道

以强弱胜是作战的普遍规律,即力量强的一方占据作战主动,进而主导胜势,但作战中善于把握强弱转换条件的指挥员能够积极创造条件,在作战局部上形成以强对弱的态势,进而积小胜为大胜,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虽然作战中强弱转化的条件是多样的、复杂的,但辩证看待之,能早之速。

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作战既是敌对双方军力、财力、物力的竞赛,又是双方主观能动的竞赛,这也是作战中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之别。要想实现以弱胜强,一方面,指挥员要正确认识敌情、友情、战场环境等客观因素对作战可能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指挥员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让客观条件向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挥效用。虽然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即主观条件被客观条件所决定,但是绝不是说主观条件不能够改变原有客观条件、创造出新的客观条件,尤其是作战,客观条件是基础,主观条件才是真正的核心因素。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在军力、财力、物力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屡胜对手,靠的就是主观条件的极大发挥。指挥员需要积累丰富的军事知识、战斗技能,在战争中不断学习战争,才能为以弱胜强奠定主观基础。但重视主观条件,并不是夸大主观条件的作用,主观条件的发挥一